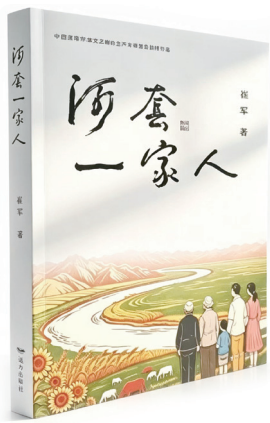


《河套一家人》：于平凡中见乾坤



在于，它以“小人物”折射出了“大使命”。长篇小说被誉为文学的重器，是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志。一部优秀的长篇现实主义小说，必然离不开血肉丰满的人物塑造。小说以河套厚土为叙事根基，以河套平原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为叙事底色，以民国末年晋陕百姓走西口迁徙河套为故事开端，围绕山西朔县赵量和陕西神木陈福厚两个普通家族四代人的命运轨迹铺展叙事，串联起垦荒拓殖、土地改革、集体生产、改革开放、产业转型等重大历史阶段，将家族浮沉、城乡发展、民族交融与地域文化传承深度融合，完整勾勒出河套各族儿女扎根河套灌区、生生不息的沧桑画卷，构建起一幅奋斗者的精神图谱。

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有 20 多个，这些人物都带有时代的印记。陈福厚遗弃孩子的无奈，赵量的艰难人生，巴特尔的博爱情怀，福人一波三折的经历，萨日娜对爱情的忠诚，陈明的无私奉献，李玉春的助人为乐，余小鹏的痛改前非，这些人物都刻画得各有特点。作者始终以人物为叙事中心，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揭示出一个时代人物奋斗的不同足迹，彰显出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一群鲜活的人物绚烂了那个时代的风景，构成了小说的精神内核：善良淳朴、艰苦奋斗、向阳而生。这种精神内核成就了小说本身，打动了更多读者。正如著名作家莫言在论长篇小说时提到的：“创作长篇小说要胸中有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

同时，《河套一家人》巧妙地运用“小方言”凸显了“大智慧”。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的故乡，有故乡就有方言。方言是作家成长道路上的阳光雨露，是作家的精神之根和生命之根扎向纵深处的丰厚土壤，也是作家构建文学语言大厦的根基和砖

瓦。将方言融入小说创作，是激发小说整体滋味和活力的方式之一。

小说以河套方言作为主要表达方式，让方言服务于叙事、贴合于人物、兼顾于读者、深化于主题，极具地域文学特色。这种手法不仅是对地域文化的深情回望，更是小说艺术表现力的重要支撑。如“捉猪儿子看猪婆，我看这是一家正色人家”“东河没见西岸，到护上了”“鼻子比脸大”，这些语言生动还原了河套地区各色人物的说话腔调与性格特征。在叙述和描写中融入河套方言的词汇、语法和修辞，使小说的语言风格呈现出粗粝、鲜活、生动的“河套土味儿”，增强了文本的乡土气息、真实性和感染力，让地域文化在文字中实现跨时空传播。

更为难得的是，小说通过“小叙事”承载了“大时代”。

文学是时代的镜像，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总能以小人物的悲欢起落，折射大时代的发展轨迹与精神嬗变。小说的主人公福人是一个残疾人，他的命运多舛：因为家贫，他耽误了对脚病的及时治疗，落下了终身残疾；因为腿疾，刚读完小学的他就不得不辍学，与父亲做起卖菜籽的小生意；因为没能紧跟时代的步伐，酒厂倒闭，他为此一度心灰意冷、茫然无措；因为经营不善，承包的货运公司陷入困境，不得不变卖资产还债……厄运像山一般屡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但他没有向命运屈服。他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抱定与命运殊死抗争的信念，最终登上了事业巅峰。

在福人一次次与命运的较量中，以他为代表的河套人坚强不屈的形象跃然纸上。这些“小叙事”承载“大时代”，既是对特殊历史阶段的忠实记录，亦是对人类生存本质的永恒追问。真正的文学力量，不在于粉饰现实或宣泄情绪，而在于以清醒的认知、悲悯的情怀，为每个在生活泥淖中跋涉的灵魂点亮一盏灯。每个小人物的成长与坚守，都在为时代的进步注入力量，这正是此书通过小人物叙事所抵达“大时代”的主题深度。是无数个像福人这样的小人物，成就了我们今天精彩的大时代。期望，这些励志的故事能激励后来人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高银）

文艺评论

香飘千年 “馕” 好吃又好玩

傍晚，走在新疆乌鲁木齐街头，不时香气扑鼻。不必循香而去，因为随便走几步，就能路过这香气的源头——打馕店。

面饼摊开，戳上花纹，单手托起快速贴到馕坑内壁上，不一会儿便馕香四溢，吃起来外焦里嫩，根本停不下来。下班回家路上买个刚出炉还冒着热气的馕，是不少当地人的习惯；离开新疆买上满满一袋馕，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消费时尚。

新疆的馕可大可小，库车大馕大如车轮，直径能有约 60 厘米；窝窝馕小如贝果，几口一个、吃不过瘾。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也有一大一小两个唐代的馕，古称胡饼，它们是这片土地延续千年饮食习惯的见证。

大馕文物名为胡饼，1972 年出土于吐鲁番市阿斯塔那 149 号墓，直径 19.5 厘米，呈圆形、土黄色，中心薄、边沿厚，中央戳有花纹，出土时已脱水干化，并且碎裂为了 12 块，其形状与制作形式与今天日常食用的馕完全一样；小馕文物名为芝麻胡饼，1973 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 191 号墓，直径为 3.8 厘米，表面撒有芝麻，保存得比较完整。

新疆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世奇介绍，胡饼是适应当地干旱少雨气候条件的产物，据史书记载，早在汉魏时期，胡饼就已随着自西域向东的商旅传入长安及中原地区。

“胡饼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中被发现，说明唐代时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们已普遍食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胡饼得到传承并逐步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以馕为代表、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新疆饮食文化。”张世奇说，吐鲁番干燥少雨的气候使得这两件胡饼文物得以保存至今，为人们了解当时新疆居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珍贵实物。

如今的馕，早已不只是一张饼那么简单，馕的花样吃法频频“上新”，跨界融合“圈粉”无数“吃货”。

馕加咖啡，什么滋味？乌鲁木齐一家咖啡馆，咖啡师正在制作馕咖啡。把面团捏成咖啡杯形状，杯口沾上芝麻，送入烤箱，

烤制定型，再缓缓倒入萃取好的咖啡，一杯馕咖啡便做好了。喝口咖啡吃口馕，咖啡的苦味与馕的麦香味在舌尖交织，前调浓郁、中调醇厚、尾调微甘，口感富有层次。

把馕做成可以吃的杯子，万物皆能装。有店家看到馕咖啡成为新晋“顶流”，又推出馕酸奶，把酸奶倒进可以吃的馕杯中，表面撒上葡萄干，喝起来又是别样滋味。

馕不仅能吃，还能以“馕”为灵感做成毛绒玩具，背身上、挂包上、贴冰箱上。

“很多游客说把馕带回南方后，馕在潮湿的环境下很快就变质了，我们把馕设计成了各种各样的毛绒产品，就是想让游客把不会变质的‘馕’带回家。”“馕来了”系列文创设计团队负责人温娜娜介绍，团队把馕拟人化为“馕小宝”，推出斜挎包、冰箱贴、毛绒挂件、抱枕、收纳包等产品，可爱的形象萌翻无数年轻消费者。

团队走出新疆，把快闪店开到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把面饼、擀面杖、馕戳、馕坑等做馕用具也做成了毛绒产品，让消费者用“过家家”的方式沉浸式体验做馕流程。

一张地图，标记新疆各地物产，地图之上，摆放着用特色物产制作的骆驼奶酪慕斯烙馕、香辣牛肉配芝麻馕等下午茶以及以物产为灵感设计的拟人化毛绒玩具。这是“馕来了”团队与乌鲁木齐一家酒店合作推出的“馕来了”下午茶，不仅创新出馕的新吃法，还让毛绒玩具与下午茶碰撞出新玩法，主打体验感。

从创意吃法到文创，馕的“玩法”远不止于此。最近，以馕为造型的公交卡在乌鲁木齐发售，采用软陶材质，直径约 5 厘米，挂在手机上显得小巧可爱。

香飘千年，馕依然很传统，传统到成为新疆人餐桌上的常客，馕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馕也很创新，创新到能与多种餐饮方式完美融合，创意玩具萌翻游客。

（据《人民日报》）



▲根据“馕”设计开发的挂件。

（尚嵘峥 / 摄）